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
第十一回 陳彩林違心彈別調 江司馬老臉站香班

且說江穎甫說了無數的謊話，好容易哄信了陳彩林，又教他當真認做他的女兒，將來嫁了過去，仍舊可以往來。陳彩林無奈，只得勉勉強強地答應了。隔不多時，安弼士又來催促。江穎甫居然看了一個吉期，把陳彩林嫁了過去，靦顏做起安弼士的小丈人來。陳彩林嫁了過去之後，安弼士把她就當作個耶穌會中的十字架，英國女皇的寶石冠一般尊重，真個是含在口中，又怕氣兒呵化，擊在手內，又恐風兒吹去，這般的敬愛著她。陳彩林說一句話兒，只要他辦得到的，一定要盡心竭力的和她去辦。陳彩林嫁了安弼士，倒比以前在江穎甫家快活了許多。有時江穎甫借著接他回去，兩人敘敘舊情。看官，你想天地之間，那裡竟有這般奇事？江南山先生，一代名臣，想不到出了這樣的一個孽種。玷辱祖德，敗壞家聲。鐘了天地間的戾氣，所以生得鴟鵂一般的性格。秉了山澤間的卑污，所以具著龜鱉一樣的性格。好好的宣蘭生，千方百計，想了法子，把他在台灣救了出來，無非是看著同鄉的面上。他卻非但沒有一毫感激的意思，為了一句無心言語，拿宣蘭生就當作切骨之仇，把他一個兄弟宜桂生，生生的送了性命。就是那直隸提督甄士貴，待他也算不差，他卻教他棄地逃國，只顧了自家的性命，迳自回家，把個心大膽小的甄軍門，丟在金山。一個提督軍門的功名，被他害了不算外，還把一顆首級送了，也是害在他的手中。到了浙江之後，更是愈出愈奇，竟會把自己的妻太太，認作女兒，送與安弼士，要討外國人的歡喜。他起先娶那陳彩林的時候，原是聽得人說她手內很有些兒私積，要想騙她的錢，鑽頭覓縫的，把她娶了回來。把她的錢騙得差不多了，沒有什麼好處，自己倒要貼錢養她，便又要想個法兒，推她出去。竟是老著面皮，把一個妓女出身的人，認作女兒，還靦顏做那安弼士的岳丈。一個人忘廉喪恥，負義背恩，到了這步田地，竟是個天生的桌獍豺狼。他也不曉得道義兩字，是什麼東西，廉恥二字，是如何寫法。一味的有利必趨，有縫必鑽。無論什麼事情，一到請教了他，一定沒有什麼好處。論不定還要倒過頭來，反咬你們一口。這樣的人，幸虧生在中國地方，百姓的風氣柔弱，沒有尚武的精神，沒有國民的公理，所以還把他這一條狗命，留了下來。若像他這樣妨害社會，欺滅同胞的人，生在歐洲或者日本一帶地方，早給人一洋槍打死了，還活得到如今麼？雖然如此，現在中國的知識漸開，他要是再是這樣行為，遲早總有這般的一日。

如今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江念祖自從把陳彩林嫁了領事之後，省裡哄然一聲，都曉得洋務局提調的女兒，給了外國人。一班上司同寅，也有笑罵他的，也有羨慕他的，這都不在話下。只就是這般一來，安弼士常常在撫臺面前，說他的好話，有什麼交涉的案件，別人說不下來的，只要江念祖和他一說，他看著裙帶上的情分，沒有一句不依。這江念祖的辦理交涉，竟是浙江省內第一個能手了。江念祖揚揚得意，顧盼自豪。

不料隔了半年，徐中丞一病死了。裡頭又有個御史，於徐中丞未死之前，著實的參了他一本，把江念祖也帶在裡頭。上頭的硃批下來，著浙閩總督認真查復。那時北京的英國欽差，因安弼士的聲名平常，把他調到香港去了，連陳彩林也帶了同去。

江念祖沒了倚傍。省裡頭的司道，大半都是他的冤家，想著事情不好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，就一溜煙的連夜逃到上海。這邊浙閩總督，雖然奉旨查辦，但為徐中丞已經死了，援了個已死勿論的規條，含含糊糊的覆奏上去，總算還好，上頭還沒有認真追究。

江穎甫打聽得實，方覺放心。在上海住了幾個月，覺得沒有什麼道理，便想要謀幹些事情做做。忽想起津海關道宣蘭生，現在已經放了鐵路大臣，又兼著什麼電報招商銀行鐵廠的差使，局面甚是闊大。暗想：我雖然害了他的兄弟，這件事兒，卻沒有曉得的人。就是他自己，也只認是他兄弟，死在亂兵裡頭。那裡曉得上我的當？不如去尋他，找個什麼差使使嘴，倒也不差。聽說他現在京城裡頭，我撿直趕進京去，求他想法，說不定得了機會，我自己的同知，也可引見出來。想定了主意，覺得甚是妥當，便趁了招商局輪船一直進京，找了一家連升店住了。打聽了宣蘭生的住處，便衣冠整肅的坐著騾車，帶著手本，迳去求見。誰知宣蘭生現在的架子，不比從前，都用了欽差大臣的體制，去求見的人輕易見他不著。江穎甫一連去了幾次，沒有見著。那一班門上的人，大模大樣的，理也不去理他。

連他的手本，擱在那裡，也不給他去回。只說大人的公事甚忙，你要求見大人，須要好好的等上兩天，等大人空閒的時候，我們方好給你去回。江穎甫聽了，曉得那門上人的口風，無非想他的門包，便送了他們十兩銀子。接帖家人接了他的門包，方才給他回了進去。江穎甫呆呆的在門房等了好一會，方見他慢吞吞的走出來，把手本向江穎甫面前一擲道：「大人說有公事，不能見你。你有什麼說話，改日再來罷。」江穎甫聽了，無奈只得回去。一連又來了幾天，一次都沒有見著。原來那一年他在甄士貴營內的事情，宣蘭生也彷彿有些曉得，只不曉得自己的兄弟，竟是他害死的罷了。他有了這樣的一樁劣跡。做官的人，都是膽小的居多，差不多不肯見他，怕壞了自家的名譽。

江念祖見到了京城裡，已經半月有餘，仍見不著這位欽差大臣，便著了急，花了本錢去結交宣蘭生的那一班門上家人，托他們打聽消息。家人們便對他直說：「大人說你的名氣不好，是以不肯見你。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。」江念祖聽了，便又送了些銀子，給那一班當差的，要他們和他想一個見面的法兒。那班家人受了他的銀子，便替他想法道：「我們大人的簽押房，就在花廳側首。後面天井裡頭擺著一個尿缸。我們大人天天在天井裡頭小解。你躲在花廳門口，用心看著，候他出來小解的時候，你迎上去見他。只有這一個主意，要不然就沒有法子。」

江念祖如此一心只想要見宣蘭生，好求他的差使，那管什麼尿缸糞窖，便答應了。如法泡制，在花廳門口，眼巴巴的等候。

果然的這位欽差大人從上房出來，先到天井裡頭小解。江念祖見他走到尿缸旁邊，背著臉兒，撩衣扯褲，江念祖這一喜，就如拾著了什麼寶貝一般，輕輕的一步一步走將過去，悄默無聲的，立在宣蘭生背後。宣蘭生解過了手，回過臉來，恰恰的和江念祖打了一個照面。江穎甫見他回轉身來，也顧不得地方污穢，蹲下身去，就著地請了一個安。宣蘭生出其不意，吃了一驚，抬頭一看，方才看見是江穎甫，滿面笑容的垂著兩手，直挺挺的站在一旁。宣蘭生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只得回身先走，跨進客廳。家人們上來伺候，宣蘭生罵他們道：「為什麼江大老爺來，你們不早些進來通報？」宣蘭生說這句話，原是遮掩的意思。家人們會意，不敢開口，只提著喉嚨答應了一聲「嘯。」

這個當兒，江穎甫早已跪下去，恭恭敬敬的，磕了三個頭。宣蘭生挽扶不及，只回了一個半禮。江穎甫在地下爬起身來，又請了一個安。宣蘭生讓他上坐。江穎甫那裡敢坐，謙讓了一回，方才斜靠著身子坐下。那一個屁股和椅子好像蜻蜓點水一般，只坐著一點兒，不敢實坐。還時時的欠起身來，忽上忽下的甚是好看。宣蘭生和他敘了幾句寒溫，他卻口口聲聲的大人、卑職，拼命的拍宣蘭生的馬屁。拍得宣蘭生甚是歡喜，把先前不肯見他的心，一齊化得個乾乾淨淨。江穎甫又說起要求他派個差使的話，宣蘭生也答應了他，替他留意。江穎甫大喜，又竭力的稱頌了他一回，說宣蘭生的外交手段，是當今第一個人。

宣蘭生聽了，萬分得意。原來宣蘭生雖然做了幾年關道，手下所用的人，都是一班不讀書的犬豕，無意識的荒儻，只曉得大人卑職，磕頭請安，除此之外，一些什麼也不懂。就是說幾句話兒，也都是不中肯綮不入心經，絕沒有一些見識。所以宣蘭生看得這一班，也如奴隸牛羊一般，把他們呼來喝去，憑著自己的意兒。偶然有幾個博雅些兒的儒者，有些骨氣的少年，當著他的差使，又都是狂態逼人，滿身傲骨，非但不肯巴結別人，有時碰著他的高興，還要把宣蘭生罵上兩句。宣蘭生也無可如何。說起宣蘭生的經綸學問，也頗頗的有些根柢，不是那一班目不識丁，胸無點墨的人。宣蘭生平日之間，自以為外交手段，是中國第一人，每每於僚屬之間，露些圭角出來，要想他們恭維幾句。無奈那一班蠢物，比牛豕還要笨些，那裡猜得出他的意思？不是恭維他寵眷甚隆，就是恭維他應酬極好，都是些隔靴搔癢的話兒。把個宣蘭生氣得暗暗叫苦，又說不出「我的外交手段是當今有一無二的，你們快些恭維我兩句！」只得悶在心上，無可如何。如今被江穎甫兜頭一句，就恭維他的外交手段，正搔著了他的癢處，把多年的悶氣，一

齊發了出來，你叫他如何不喜？當下宜蘭生暗想：畢竟讀書人的吐屬，終究不同。以後用人，還是多用讀書人為是。江穎甫又和宜蘭生談論了一會，方才辭了出來。隔了一天，宜蘭生居然請他吃了一頓飯。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，看來就是江穎甫那兩句話兒的功効。江穎甫在連升店住了幾天，又拜了幾個同鄉，也有些無恥的人，一樣的同他來往。又同了江念祖，到窯子裡頭去玩了幾回。有一天江念祖獨自一個人，走到一家窯子，名叫玉香堂的，裡頭也有十幾個姑娘。江念祖做的一個婊子，名叫桂紅。江念祖就直走到桂紅房裡來，正是：欽差解手，也排屬吏之班；司馬無顏，又被移文之逐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